

走夜路的人們

冀 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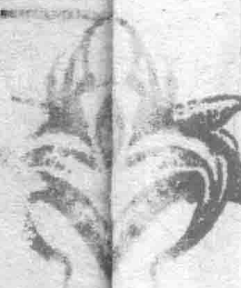


作家書屋



走夜路的人們

冀 沅 著



作家書屋刊行

1950

走夜路的人們

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

著者 冀 沅

發行人 姚 蓬 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經售處 聯營書店

印刷者 天星久記印刷公司

基價 十七元

上海延安中路六一〇號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上海泰興路四一六號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何寶山聽說簡大老爺要他去，便慌張起來。但他仍得立刻去，沒有時間多考慮。

簡輔成，鄉下人稱他是簡大老爺的，住在離何家嶺子約五里路的紫松山上，那兒有他底精緻的紫松別墅。每年夏季，簡府全家人都要來這裏避暑的。簡府是有着光榮的譜系的。祖父是道台，父親是知府，自己作過兩任縣官。雖然一代不如一代，總代代沒有離開官。簡輔成也並不像乃祖、乃父那樣熱中於高官厚祿，四十歲以後便完全脫離了宦海生涯。他底興趣轉到實業上了，在縣城和省城裏分設了兩家盛源漆號，同時又是縣城裏僅有的一家新式紡紗廠裏底大股東，而且擔任着董事長的名義。這期間，全家都住在縣城里，過着闊綽華貴的生活。雖然在鄉下還有兩千石租子，一家盛源雜貨號，他並不重視，只派了兩個管事在那裏料理。他本人，每年則在清明或冬至時節回去一次；要不是那裏有祖先底坟墓，他真願意把這荒涼的山野遺忘。抗戰開始後，人民被捲進了血與火的浪潮裏，都從屈辱裏驚醒過

來，揮着不可遏制的熱淚，爭相爲保衛祖國的戰爭而盡力，而獻命。人民底意志的聲音，在這古老的土地上到處響亮了。在大時代底新的情勢下，住在小縣城裏的，簡府底安富尊榮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搖撼。這時，簡輔成才覺得有爲全家庭溫暖的生活來一番新籌劃的必要；但舉棋未定，敵人底飛機帶來的炸彈，已經在小縣城裏爆炸了。在這次的驚心動魄中，他才確切地認識了那快被遺忘的山野之可貴。於是把紗廠底股票削價出讓了，省城和縣城裏的漆號歇業了，帶着太太、姨太太、兒子、媳婦、女兒，浩浩蕩蕩地奔向故鄉底小鎮馬王鎮來。但是，戰爭并不如他所料想的那樣迅速，省城淪陷後，不但縣城沒有在短期內失守，而且也不來轟炸了。安安靜靜地在鄉下過了半年，他又把兒子送進城念書。而自己，則對田園發生了興趣，願意留在鄉下作一個地主。由於某一次的出巡，他看中了紫松山底風景，便在這裏造了這所別墅，并且親自爲它題了這個古色古香的名字。

何寶山到達紫松別墅的時候，已經暮色蒼茫。黃昏星閃耀在暗藍的天空，這是霞光消蝕之後賜與人間的第一點歡喜。廣闊無垠的天幕，像洗刷了又重新髹漆過的，連一星一朵的雲影都未有。好像有了它，就污穢了天藍色的純潔。他一口氣爬上山頂，在一顆松樹下停住，仰頭喘息着。他看見崇高的天，彷彿更快地在上升。他底心，相反地，更快地沉下。

「這雞巴事情！」他習慣地粗魯地喃喃着。「天還不下雨——怪？」

鳥成羣地從野外飛回，支支喳喳地穿過松林。山腳下的八十一灣河，在白晝裏奔流得疲倦了，此刻，緩慢地，微弱地，發着喘息。風力弱了，也變得涼爽了。他等身上底汗吹乾，便踏着花紋交錯的鵝卵石大路，朝別墅正門走去。正門莊嚴而冷靜地暢開着，似乎并不拒絕他，但也沒有表示歡迎。他底心，不自主地跳躍起來，又覺得沉重。他在大門口站下，小心翼翼地望向客廳裏。客廳裏沒有一個人。鵝黃色的地板，好像潑了水的，閃着濕潤的光澤。陳設在裏面的茶几、椅子……都是肥胖的，富泰的。大圓桌、八仙桌、黃昏的幽光在發亮的油漆上反射着，好像它們睜開了所有的眼睛，在監視他，鄙夷地嘲笑他。他感到一種不可見的力量束縛了他，不敢隨便動作一下。他直想喊：「簡大老爺，我來了。」但他也考慮着這是不適合的。遲疑一會，終於採用了咳嗽的辦法，大聲咳嗽了幾下。但照樣沒有反響。「這屋裏底東西偷光了都沒有曉得哩！」他忽然有了這種奇怪的念頭，然而只一閃，便被另一種犯罪的惶恐壓抑下去了。

「這雞巴事情，有沒有人囉！」他終於鼓起了勇氣，喊。

一個男佣人匆匆跑了出來。

「亂叫什麼？叫你底魂？」打量他是一個鄉下人，便氣勢凌人地喝道。

「先生！他怔了一怔。」是簡大老爺叫我來的。沒有事情我不來呵！」

「我們底老爺？」男佣人不肯相信。「你等在這裏，我去問問看。」

何寶山在門坎上坐下，習慣地抽出插在背後的旱煙袋，打燃了火。但馬上警覺到，煙灰或者會燒掉這鵝黃的光潔的地板，便回轉身，面朝外坐下。他遲鈍地，一口一口吸着煙；但他已經不能嚐出煙底味道，從煙裏得到愉快，只是習慣地這麼動作着。他仍然在思索：簡大老爺爲什麼找他來？這是一個謎，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他自己永不能夠回答的。於是他把重複了若干遍的許多假設，又拿來重複着，就像嚼着一塊堅硬的不能咽下的食物，那種和牙齒磨擦出來的嘶嘶聲，是足以使他底忠厚的心受傷的。

沉悶的時間格外顯得長，那個佣人好像去了半天才回來。

「喂！老頭兒，跟我進去。」他說，已經沒有了剛才的氣焰。

何寶山照舊急出了一身冷汗。背心裏感到一陣又一陣的冰涼。站起來，慌忙收拾了煙袋，要跟來人進去。但那個佣人並沒有等他，打過招呼便先走了。他留下一片鵝黃色的光滑的地板，在何寶山面前閃亮。何寶山惶惑着，不敢舉起步子。

「喂，這雞巴事情！」何寶山急得叫起來。「我怎麼走呢？」

「不用你底脚走，還坐轎麼？」佣人尖刻地回答。

何寶山看看自己底脚，那是一雙烏黑的，踏着破草鞋的赤脚。他又看看黃亮的地板，「這麼干淨的地板都可走嗎？」但他終於胆怯地，試探地跨出了第一步。

「快些走呀，它不會滑倒鄉巴佬的！」

他被帶到了管事的張海山底辦事房裏。

「這是大老爺麼？」又不像哩！他心裏惶亂起來。他底吉凶要在這一瞬間決定了。他合着掌，喃喃地說：「大老爺，我來了，有什麼雞巴事情？」

張海山回過臉來，木然地看着他，但隨即又掉過去。凝視着自己寫的東西。

「嚇嚇，是張管事哩。我該死！」他連連作了幾個揖。

「你怎麼弄到這時候才來呢？」張海山說，仍然看着桌上的文件。

「家裏底活計耽擱了。」

「這樣不行的！」張海山用筆桿在桌上敲着。「叫你來，你就該馬上來。自己底天大的事情都得放下！」

「二回不敢了。」他惴惴地說，又諂媚地笑着。

張海山又低下頭去寫他底什麼了。他底本來有些佝僂的背脊，這時格外變得厲害。他底削瘦的臘黃的臉色，半面映着窗口底幽光，幾乎要黃得透明。而陰暗的一面，却像敷上了黑土的。他又寫了兩張紙，才擱下筆，站起來，悠悠地燃起一支香煙。

隨着他底動作，何寶山又緊張起來。

「管事的，大老爺叫我，有什麼事情吩咐？」他湊上前了些，戰戰兢兢地問。

張海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又走近寫字台，把半個身子倚在上面，一手撐着下巴，散懶地望着他。

「本來是縣城裏告急，——懂不懂？日本兵要攻佔縣城，要你底大兒子，你底金堂，到城裏去接少爺回來。」

「是的，是的。」

「不過少爺剛才已經到家了。」

「是的，這雞巴事情，我就回去了。」

「慢着，還是去見見大老爺，怕有旁的事情吩咐。」

張海山帶着他到內廳裏去。

寬暢的富麗的內廳，燈火輝煌。簡府全家人都在這裏。那個剛才到家的，從城裏脫險回來的簡輔成底獨子簡潤清少爺，在生動地敘述着城裏底情形和他底非凡的經歷。所有的人都緊張地聽着。因此，張海山不能貿然地把何寶山帶進去，便叫他站在門外，等着他自己進去，在靠近簡輔成的一張椅上坐下。

由於少爺底安然回來，給全家帶來了非常的喜悅。女人們尤其激動。賴太太，跛了脚的瑤青小姐，少奶奶，一直到此刻，還在不停地流淚。她們都有說不出的快樂和感激。姨太太諸玉珍，因為大家都高興，也肯特別賞光，不時用種種愉快的表情來顯出自己底喜悅。她們爭着提出許多問題要潤清少爺回答。

「虧得你今天回來了，再過兩天，真會把媽急死哩！」瑤青小姐說，聲音裏還像有什麼東西梗着的小丫頭們把她殘廢的脚擱在特製的短凳上，當心地撫摸着。「我們是今天早晨得到消息的。城裏，究竟鬧得怎麼樣了？」

「城裏已經不是人底世界了！」潤清少爺說。他必須誇張些，否則便不夠顯出自己底英雄氣概來。他知道，婦女們是最崇拜英雄的。「兩個禮拜之前，飛機就天天來炸。早晨放了

警報，總是到晚上才解除。我們在學校裏，只聽說敵人要來攻，真消息却一點也不曉得。學校裏底先生，都漸漸走了。我們差不多一個禮拜沒上課了！」

「唉！唉！你爲什麼不早回來，不早回來呢？」賴太太埋怨着。

「還不是城裏好玩！」瑤青小姐也責難地加了一句。

潤清少爺不置可否地笑着，不安地掃了父親一眼。他是有幾分怕父親的。但此刻，父親底胖胖的圓臉上，毫無責備之意；他在安祥地微笑着，眼睛不時無目的地望望門外。

「這四五天來，炸得更兇了。」潤清少爺繼續說：「飛機兩三架一批，四五十架一批，光景半個鐘頭就有一批。他們有計劃地一條一條街炸。東大街，西大街，都炸得亂七八糟了。炸了之後就是大火。消防隊根本無法搶救。就在前天，東大街底火勢，隨着風頭朝西邊燒，和西大街底火勢連成一氣，把這兩條街燒得精光了。火勢拐一個灣，就燒到了南大街。北門上底火勢也朝南面走，和南大街底火勢連成一氣，一直燒到環城路兩益當舖旁邊的空場上，才自己消滅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賴太太喃喃着：「要是天下洪雨就好了！這些沒有心肝的日本人，真是作孽呀！」

「盛源漆號底房子怕也遭了殃！」馬王鎮盛源雜貨號底經理簡一德說。他是從馬王鎮陪少爺下鄉來的。

「正在火窩裏，就是水晶宮也要燒化！」

「阿彌陀佛！」賴太太底手抖着，合着十。「那房子還是爺爺手上置的，一式五層，後面帶一個花園。花園裏那棟洋房，是你爹四十歲上修的，所以叫做不惑樓，那時節，你們都很小。」她不自覺地淌了更多的眼淚。這些美麗的幸福的回憶，給了她無限的辛酸。「我記得還有好多寧波傢具，好多口箱子的東西鎖在樓上，怕也都變成了灰，變成了灰……」

「這時候，你躲在什麼地方？」瑤青小姐焦灼地問。

「我躲在城外東嶽山上呀！好多人都躲在那裏。在上面望城裏，看得一清二楚；一陣炸彈落下來，就像一陣暴雷，接着就冒起黑煙，冒起火。看見起了火，好多人就哭了。男的，女的，噫，得真慘哩！」

「虧得是你，少爺！」簡一德敬佩地說：「叫我，骨頭早嚇軟了！」

「這還不算哩！」潤清少爺被自己底敘述感動了，好像自己就變成了一個英雄。他繼續說下去：「炸了之後，好多斷牆上，電綫桿上，黏着人底肉絲，血絲；從火堆裏扒出來的燒死

了的人，身體都縮短了，焦得像一塊黑炭……」他誇張地作着恐怖的表情。

「哎，阿彌陀佛，快不要說了吧！」賴太太眼眶裏凝着淚水，合十的手抖着。「我底心都寒了，我底心都碎了！」她望着大家：「你們看呵，這是什麼世界呀！天，天都翻轉來了！這些冤死鬼，魂魄有靈，不會散的呀！要報仇的呀！」

潤清少爺停止了底感動的敘述。他底白皙的長長的臉上，有着躊躇滿志的笑容。他底敘述成功了，感到快樂。

其餘的人，隨着賴太太嘆息。

少奶奶不安地，帶着幾分艾怨地望着潤清少爺。她好幾次想插嘴，叫他不必再說這些可怕的事情，但終未能掀開那些蓋在心上的多餘的羞怯。現在仍然說不出。她底一雙胖得像饅頭的小手，無聊地捻着衣角。

「你是那一天離開城裏的？」一直沒有開口的簡輔成說，態度十分平穩。大廳裏立刻隨着他底聲音嚴肅了起來。

「我是前天下午離開的。」潤清少爺伸手掀上蓋住了額頭的長髮，小眼睛打起精神地在父親身上溜了個圈子，文靜地回答：「那天剛剛解除警報，就聽說日本兵過了河，坦克

車馬隊，朝城裏開。我們這邊，聽說並沒有軍隊抵抗。一時城裏的人都慌了，匆匆忙忙，像跑警報一樣地離開了家。有的過大江，有的沿江到五花洞那邊去。我起先也想過江的，因為沒有船，才和幾個同學出北門走了，路上真苦。真苦呵！……

「我底心肝，怎麼會不苦呢？」賴太太說，摸了一把眼淚。「兩百里走三天，怕是無轎無馬吧？」

「那裏來的轎呀，馬呀，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給軍隊拉走了。」

「怕是日晒夜露吧？」

「怎麼不是呢；第一天只吃了幾個生苕。」他覺得這是值得炫耀的，於是更誇張地說，有一次他還吃了幾個生馬鈴薯。「那才真難吃呢！」他作着表情。

賴太太忽然覺得鼻腔裏一陣酸，禁不住哭出聲了。

「哈哈……」簡輔成十分寬暢地笑了起來。「人不是就在眼前，還哭什麼呢？」

於是賴太太破涕爲笑。大家也跟着笑起來。愉快的和悅的空氣，似乎使燈光更爲輝煌了。

閒人來請潤清少爺洗澡。快樂的聚會，似乎要暫時告一個段落了。

「大老爺，」張海山俯近身子，對簡輔成說：「何家嶺子底何寶山來了。」

「人還在這裏麼？叫他來。」

何寶山站在門外，一直沒有敢動一下。他底腿都酸軟了。聽到張海山叫喚，便謹慎地走了進來。他不敢看那些高貴的婦女們，一直走近簡輔成，恭恭敬敬地稱呼他，對他作揖。

「明天還是叫你大兒子上山來，聽見沒有？」簡輔成說，沒有表情。

「是的，聽清了。」他木然地答。

「帶斧頭，鋸子，來劈一天柴。」

「是的，聽清了。」這只是隨便附和的回答；一弄明白對方底意思，便不由得不得發急地叫了起來：「不行！不行！大老爺，這幾天，這雞巴事情，田裏正忙呢！日夜都要車水。」

「不要說，不要說，來！」張海山嚴厲地制止他。

他跟着張海山出來。

「你混蛋！你種了大老爺底田沒有？」張海山說，臘黃臉突然變成了鐵青色。

何寶山并不能算作一個完全的佃戶，他只種了簡府大堰塘幾畝上好的水田。他自家有十來畝田，在何家嶺子還算可過的人家。他有兩個兒子：金堂和鐵堂，都是精力強壯的小夥子，種這幾畝田，人手是足夠的。他，由於過分的忠厚，遇事謹慎，在性格上是顯得非常軟弱的。他從紫松別墅回來，總是把這件事當作一樁恩典、一樁奇遇和別人談。每一次談起來，他總有幸福和驕傲的感覺：他實實在在賞識過簡府底豪華，並且和簡大老爺交過言。這的確值得誇耀的，鄉下有幾個人見過簡大老爺？他會不嫌重複地敘述他底結論：那真像皇宮呢，簡大老爺也真是天生的福相！聽話的人，也會因為這結論而發出羨慕的笑容。這笑容鼓勵他，常常使他有興緻從頭再說一遍。

是這樣炎熱的天氣。中午，農人們不在家裏歇午，便到離村莊兩里路的溜子集來坐茶館。何寶山也帶着睡意來了，又來說他底榮幸的遭遇。這一回，他說起了日本人進佔縣城的

情形自然也要註明：這也是從紫松別墅聽來的。這很新鮮，引起了大家底興趣。

金堂來了。

「這雞巴事情，你也跑來？」他詫異地問。

「爲什麼不能來？」金堂答，朝裏面走，揀一條長凳坐下，不再理父親。

「你們父子兩個，老是釘子碰鑽子，硬碰硬呵！」坐在上首的老頭子，劉大昌笑着說。

大家仍舊談論着日本人進佔縣城的情形。有許多猜測或傳聞，但他們都把它當作真實的在議論着。他們說：這一回，日本人佔了縣城，還要佔馬王鎮的；這一回，一定要把全中國都佔完。他們心目中的全中國，彷彿就是馬王鎮和他們底村莊。金堂覺得這議論是不通的，便逞強地提出了反駁。

「鬼話，你們在說鬼話！」他說，露出大牙齒驕傲地笑着。他底大牙齒是焦黃的。「我不相信中國兵是豆腐做的，用手摸一摸就稀爛了！」

「這雞巴事情，那裏有你說的！」何寶山叱喝。「你曉得什麼？你曉得屁燒灰！」

金堂惱怒地沉默了，而且，立刻離開茶館。

他痛恨父親不該當着衆人給他難堪，尤其是有劉大昌那個老頭子到場的時候。十九